

第一章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与言语

像其他科学一样，语言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觉察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它的进步直接相关，语言科学的发展阶段就是它对此领悟程度的梯级。

E. Benveniste

语言可用两种方式研究：游离于生活之外和沉浸在生活之中。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和对象

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人们所探索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往往标志着从感性经验总结过渡到科学理论的研究。科学史的发展表明，对某一科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变化与飞跃，往往导致形成新的学派或进入更高的阶段。这里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物（объект）它指在观察、实验、研究过程中与之打交道的东西 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的材料；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предмет）确定对象

往往与某门科学研究的宗旨和遵循的方法有关。从哲学上讲，对象物属于本体论范畴，而对象却属于认识论范畴；不同的科学可用同一现象的同一物质材料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物，但却各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医学和社会学都把人作为对象物，其研究对象却分别是人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进一步说，人的生理属性的各个部分，如生物基因、机体组织、器官功能又分别是遗传学、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复杂对象物的某个局部、某个侧面、某种属性和功能都可以构成某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每门科学不一定要有专一的、独有的对象物，却必须有独立的对象，以细胞为研究对象的细胞学，其研究对象物却可能分别是植物、动物或细菌。按照传统的观念，在一门科学内，不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同一材料所包含的不同对象。然而，近代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的出现，已经动摇了这一观念。有些综合科学把复杂现象作为整体来把握，应该说，语言现象就是这类复杂现象。

在日常用语中，语言反映着极其复杂的现象，包含着不确定的内容：它既指人类共有的作为共相的语言（язык）也可指具体的语言（языки），如汉语、英语、俄语，甚至可指个人说的话语类型（идеолект）。语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同时是生理、物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现象，因而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探讨，并相应地把它看做生理机制、物质音响、心理活动的过程、社会交际的工具或文化积淀的载体。常常看到许多含义深刻、但旨趣相异的语言定义：从“符号系统”到“思想的直接现实”从“人类最主要的精神活动”到“无穷句子的集合”。这些定义还没有涉及因时间推移、地理分布、社会分化、功能差异而形成的语言变化和异体。这样，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众说纷纭，多少有些瞎子摸象的味道。对历史上和现实

中有关语言学对象的观点加以比较分析，虽不失为有意思的工作，但却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打算从 F. de Saussure 的观点谈起，他是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其学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F. de Saussure 说^①，在分析语言现象时，碰到以下的令人两难的矛盾，研究者必须作出取舍，决定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

(1) 首先碰到的是人体器官发出的、可听见的音响，这种具有生理、物理二重性的“声音是音响发音的复合单位”显然它不是质地单一的现象。

(2) 就算声音是简单的东西，它也不过是思想的工具，“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可怕的对应：它跟观念结合起来又构成了生理、心理的复合单位。”

(3) “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

(4) “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

说明 F. de Saussure 怎样走出两难窘境 确定研究对象 正是本章第二节的任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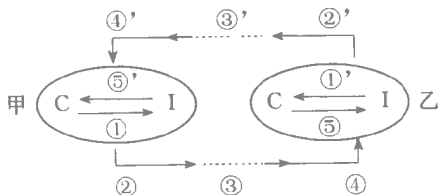
二 不同的语言观

2.1 F. de Saussure 的语言观

a. 言语活动过程 下面是他绘制的活动过程图，我们在扼要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29页

转述时，把过程诸阶段标上数字，对原有标记作了说明^①。



在上图中，甲、乙为交际双方，C(concept)表示概念或观念，I (image acoustique)表示音响形象。而 ①、②、③、④、⑤ 表示从甲脑产生概念到乙脑理解概念这一过程的五个阶段；从乙脑产生概念到甲脑理解的逆向过程也同样分为五个阶段，不过，用阿拉伯数字并且在其右上角加“'”，表示。分析发现从甲到乙的言语过程的五个阶段的主旨分别是：①C→I：脑中概念引起相应的音响形象；②音响形象→发音器官：把与前者相关的冲动传给器官发音；③甲口→乙耳：传递具体声音的过程；④具体声音→音响形象：从耳到脑进行音响形象的传递；⑤I→C：把获得的音响形象与相应的概念相联结，从而理解后者。

F. de Saussure 认为第一，③阶段不同于其他阶段，是在人体之外进行的(图中用虚线表示)对不懂该语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无意义的、物理的(从口到耳声音震动的)过程或现象因而不是语言学特有的研究对象；第二，②、④两个阶段是在人体内部进行的(图中用实线表示)属于个人的、纯生理的范围不能“把它作为言语活动的准则”，正如发声乐器或者收音设备的缺陷不改变乐曲的本质，个人声带、耳膜的毛病如嘶哑、重听等也不能改变言语活动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2页

中作为准则的东西，研究发声特点和辨音能力的应是生理学或医学而不是语言学；第三、④、⑤两个阶段是人脑内发生的纯心理过程，但 ④阶段由概念到音响形象，是主动的执行部分，有明显的个人性质，而 ⑤阶段由音响形象到概念则属于被动的接受部分。“由于接受机能和配置机能的运用，在说话者当中形成了一些大家都觉得是相同的印迹。”如果我们能够全部掌握储存在每个人头脑的词语形象，也许会接触到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①；最后，当交际双方交换功能角色时，又重复上述过程，只是甲由 ④、⑤阶段主动部分的执行人变成 ④、⑤阶段被动部分的当事人，乙则相反^②。

6. 语言和言语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 (язык) 和言语 (речь)。根据前面对话语活动过程的分析，他认为语言是：(1) 定位于音响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确定部分，有所谓被动性的、接受性的部分；(2) 有约定俗成性质的部分，它具有社会性或集团性；(3) 其音响形象和概念意义两个组成部分皆有心理性质，它们彼此结合为同质的符号，并由这些符号形成系统；(4) 在抛开言语活动‘混杂总体’的其他部分后，分离出来的社会的、心理的、同质的确定对象，可以把握它、研究它。

根据他的观点，与语言相对应的言语是：(1) 言语活动中除语言以外的庞杂部分；(2) 具有个人性质的部分；(3) 兼有心理、生理、物理特点的杂质现象。因此，研究言语的语言学，不仅是次要的，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5页.

在实际交往过程中，每一方都不可能单纯主动或完全被动。“每个说话人都下意识地通过听觉自我检查，而听话人则通过发音部位活动来自我检查（在掌握非母语时，这种‘检查’进行得徐缓而清楚——引者注）。验证说的与听的一致会保证接受的正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达到相互理解。”（见 A. A.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19.）

而且没有完整的、独立的、同质的对象。

F. de Saussure 强调语言学“以语言为唯一对象”。在强调语言和言语区别的同时，他指出两者密切联系，并互为前提，它表现在：(1)“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建立，也必须有言语”；(2)“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无论从语言的整体发生或个体语言的形成都是如此；(3)“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不仅听别人说话才能学会自己的母语，而且“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①

2.2 F. de Saussure 以后的语言观

F. de Saussure 把语言、言语分开的观点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也不少，这放在后面讨论。接受这一观点的学者，也对语言和言语关系做了不同的解释、补充、改正，并从各种角度发展这一学说。下面只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

a.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 原来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现在许多文献倾向于作下述划分：



一般都说“言语是发生于人际间的行为”（黑格尔），这一行为可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来考察。两者都具有主体性和个人的特点，并以此和语言相区别。把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提置于言语之上或游离于言语之外，似不妥当。按照心理语言学的看法，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和劳动、学习、认知、游戏等活动一样是有其自身组织结构、实现步骤和体现层次的；表示言语过程的另一术语“言语行为”则发端于语言哲学，并广泛用于语言学。它侧重于联系交际者和语境来考察语句。两个术语有着不完全一样的内涵。

作为言语产品，口语是第一性的，而书面语是派生的，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口语是最自然、最直接的口头交际的产物，这种交际的典型特征是交际双方在同一时、空环境中，互闻其声，互见其人。但一般说，这种言语产品与口头交际过程一起出现和消失，其分类也基于对言语行为的分析。产生书面语的过程和环境是读者所不知道的，但这种脱离过程后可长期保存的产品，却可向有着时、空距离的交际对方传递信息。书面语的分类一般是体裁的分类，其根据往往是题材、结构、风格，而很少考虑言语行为的过程本身。随着电话、录音、录像、电视、电脑网络等交际手段的出现，这两种言语产品的特点也随之变化，甚至互相渗透。但直到现在，它们的区别依然很明显。而内在言语作为一种产品形式，产生于没有外化的、局限于主体内部的言语活动，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把它称做言语的主观形式，以此与上述两种形式相区别^①。这种由不完全交际产生的不稳定形式，过去被语言学排

^①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10.

斥在研究范围之外，但现在受到心理语言学的关注。至于被 F. de Saussure 确定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则更是讨论的焦点。

6. 语言是物质现象还是心理现象 把语言看做社会心理现象 这是 F. de Saussure 语言学说的核心，很多人对此提出非难，A.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指出：“语言客观地存在于言语之中，后者是直接得到的材料，对其进行分析，以便发现和研究语言。如果说言语是交往的方式，那么语言则是交际的工具。”^①作者对此有过专门论述^②。他认为 F. de Saussure 所说的存在于头脑中的语言，只是关于语言的知识。然而，坚持语言是心理现象的学者依然很多，特别在生成语法学说之后。N. Chomsky 发展了 W. von Humboldt 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是“一种生成性过程系统的潜在能力”的看法，他认为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体现在稳定心智/人脑中的知识系统以及普遍语法，即体现在由遗传决定的初始状态中的原则系统，每项原则都有一定的可变的范围。”^③显然，他对语言学研究的目、方法和对象的认识，与 F. de Saussure 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在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心理属性上则是接近的。在这一方面，当代俄国学者 Ю. Н. Караулов 的观点值得注意^④。他认为体系、话语和能力是语言存在的三种形式。它们都由同样的单位和关系构成，但分别采取层次系统、线性排列和联想词语网络 (ассоциально-вербальная сеть) 的形式。他认为在联想

① Там же. стр. 12.

②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4. стр. 10.

③ N.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序言 // 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 哈尔滨. 1981. 第 6 页.

④ 详见：华劭，“语言、语言能力和语言人格”//《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九).

词语网络内，传统上被分割的词汇和语法都综合在“网结词”内，它既包括体现语义关系的各种参数，也反映体现语法关系的各种形态、搭配、构词的特点，正是这些关系使“网结词”构成网络。研究者发现，人脑中联想词语网络的社会平均折中状态与分析言语产品及语言系统的结果，有惊人的平行对应关系。语言学家 O. B. Сиротина 也认为“语言是一种能力”，它外现在话语之中，并被模拟表述于语言学的描写之中。这样，语言可以体现为网状的、与个人潜在知识、经验交织的心智状态（能力）可以包含在线性的、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外化的物质结果（言语产品）之中，也可以模拟为有层次的、通过观察、比较、提炼得出经过“净化”的比较完整的构造（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由一种语言形式衍生另一种形式。

v. 语言是本体还是形式 F. de Saussure 在分离出语言并作为研究对象时，着重强调“只要不是孤立的符号，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机能（指联合和配置功能，以后又具体化为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引者）；它在作为系统的语言的组织中起着最大的作用。”^① 他的巨大功绩，在于反对“原子主义”，把具有所谓符号性质的语言单位通过各种关系形成系统，并特别强调各种关系对单位的影响和系统的作用。他还进一步认为是关系决定并产生了单位和系统，并强调指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② 这里讲的形式指关系形式，而实质（substance, субстанция）则应指客观的本体。某些结构语言学流派继承并发展这一观点，力图研究语言符号之内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局限于系统内部的、纯粹的语言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4页。

② 同上，第169页。

学。他们把重点放在研究表示词语关系的语法，建立了探讨语音之间、音义之间关系的音位学，并提出要创立形式化的语义学；而把描写生理、物理特征的语音学，描写具体词语的词典学、成语学排斥在纯粹语言学之外。这种把对象关系化、模式化、规则化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更多的人坚持认为，事物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关系可以起着与事物固有特征和性能一样的作用，并把它称做事物的外部关系特征。根据这一思想，就不能说，关系形式产生了语言单位；关系和特征、性能一样，只是语言单位不可分离的属性。是处在一定关系中的语言单位形成系统，而不是系统和关系决定了语言单位。这样，具有实体性的语言单位不能不在语言学研究中占有中心位置。持与结构主义相对立观点的学者往往把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看做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系统。

三 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在主张划分言语、语言的学者中，基于不同的认识，往往从各种角度指出两者的对立（*антитеза*）。概括起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些对立。

3.1 潜在功能系统与执行功能实体

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对立体现为潜在功能系统与执行功能实体之间的区别。前苏联科学院的《俄语语法》代表这种功能立场。

“言语不是作为某种个人的、个别的现象而和语言对立的，而是作为语言存在的现实形式，它是语言活生生的直接体现”，两者对立是“系统与其功能运作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是系统与其赖以存在、

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环境之间的对立。”^①这样，(1)语言系统及其单位具有某种用途和性能，其特点是潜在性（потенциальность）而在言语行为和产品中，其单位处于运作状态以执行功能，具有可用感官把握的现实性（реальность）；系统中完全平等的备用语言单位，在执行功能、转化为言语单位、参与运作的机会却不尽相同，据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的观察 акклиматизироваться（适应水土）一词的命令式基本上没有人用过；(2)语言中的单位是概括的、本质的，一般只包含言语单位中的若干基本特征，是后者的抽象的构拟物，具有抽象性或拟象性（абстрактность, виртуальность），而言语单位却有具象性（конкретность,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3)来自言语单位的概括语言单位是所谓常体，它往往要超越语言执行功能时由于说话人的原因或环境更动所形成的变化，具有所谓恒常性（инвариантность），而作为变体出现的言语单位则具有变异性（вариативность）。这样，从具备和执行功能角度来看，言语单位的特点是现实性、具象性和变异性而语言单位则有潜在性、拟象性和恒常性。

3.2 连贯话语与层次系统

从形成连贯话语和层次系统角度来看，言语力图把各种单位融于语流，以形成连贯话语，而语言则尽量使各种单位保持独立，以构筑层次系统。这样，(1)在言语中具有连续性（непрерывность）的单位，有时界限不清，甚至难于分开，而在系统中的单位则有离散性（дискретность），根据这些独立单位之间的同异关系，使它们在系统中互相结合或彼此对立。(2)言语中的单位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1

是线性的(линейность) , 它们只能鱼贯排列以形成话语 ; 系统中的单位是集合的(собирательность) , 它们往往包含若干变体和变异形式 , 并把它们作为整体纳入系统。(3)从数量上讲 , 在千变万化的言语中 , 其单位是无限的(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ь) , 而系统中的语言单位却是可数的(счётность) 。许多学者把研究语言的最主要的任务看作从语流中 , 从界限不清、数量无限、鱼贯排列的词语符号中 , 找出离散的、有限的单位 , 再根据一定的功能把它们概括为集合单位 , 并用后者构筑语言系统。

3.3 对具体的个人与时空的依属或超越

从独立的程度来看 , 正像 W. von Humboldt 所说 : “ 每一个体(индивидуум) 使用语言都正是为了表示独一无二的特性 ” , 言语总是用来体现主体的思想、感情和意图 , 并反映其个人的功利、道德、美感评价 , 而语言是属于社会集团(социум) 的 , 它是不受个人左右的、无主体的 , 一些语言单位即使有感情、评价特征 那也是社会化的 这些 ‘ 有限的手段的无限运用 ’ 使 1) 语言单位具有所谓复现性(вос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 以此和一次性使用的言语单位的独特性(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 相对立。(2) 言语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 , 因而具有时空的定位性(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而语言单位却是超越时空限制 没有上述定位性。(3)就言语内容而言 , 可针对现实世界或可能世界 , 并和特定场合下的情况相对应 , 其所传递的信息有真实程度上的差异 , 有所谓真假值问题 , 而语言中所有单位则没有真假值这一范畴。总的说 , 语言中的单位是独立于时空、情景和使用主体的 , 它们超脱于个人对词语内容所作的真假判断 , 善恶褒贬、美丑评价的 , 而言语中的要素则受制于上述诸因素。

3.4 灵活变化的运用与强制稳定的规范

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在言语活动中，每个人都是把重复出现的旧语言工具用于随时出现的、新的现实中，因此，（1）言语活动每次都不尽相同，是变动不居的，与这种变动性（динамичность，мобильность）相对应，作为工具的语言则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стабильность）。（2）言语往往要具备一定的创造性（созидательность），才能反映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思想；使用主体在创造性的活动中，难免有一些随意性（произвольность），甚至错误，而语言则具有一定的强制性（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сть），从而限制创造性活动中的随意程度，使它不能逾越规范所允许的限度，并抵制错误从而具有所谓规范性（нормативность）；没有言语活动适度灵活的变化，就无法满足个人表达的需求，没有对个人言语强制规范的约束，就无法保障社会交往的普遍运行。（3）然而正是时时发生的言语变动最后导致语言的渐进历史变化，从一个时代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向另一时代有着质变的新语言系统过渡，从而可以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研究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一变化源头的言语，却无历史研究可言，言语行为过程存在短暂，言毕即逝；言语产品一经记录，便立即凝固，长期不变。两者皆无历史，也谈不到历时研究。诚如法国社会学家 K. Levi—Strauss 所说“语言在时间上是可逆的，言语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①

^①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第45页.

四 划分语言和言语的意义

4.1 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必要性

尽管 F. de Saussure 的这一观点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依然有不少语言学家，如著名学者 P. A. Будагов, 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等，都表示反对。后者认为“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语言和言语应看成单一现象，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言语是对象物，而语言是模式；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语言是有关言语的知识，而言语是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来掌握。”“如果事实上言语是使人的思想物质化的唯一交际工具，那在本体上就不可能设想，表达思想的形式分别地体现在语言和言语中。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能证明语言、言语对分的真实性。”^①这段话虽有一些正确的思想，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方面，把语言从本体论中勾销，并划入认识论的范畴，认为它只是一种知识和模式。这样，语言系统的存在取决于语言学所概括的知识和构筑的模式。照此推论，如果不同语言学对同一言语现象提出各种解释模式，那就会有不同的语言；另一方面认为言语只是对语言的掌握，势必得出，言语中除了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之外，再也不存在其它内容了。与主体有关的因素诸如主体意向、情绪、习惯、评价与情境相关的交际环境、时代特点、背景知识诸多所谓语用因素都不见了。认定仅仅掌握了语言知识，就能完全成功地进行交际活动，并能准确创

^① 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убъективных и объектив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языке. Наука. 1975. стр. 32.

造和理解言语，这似乎过于简单化了，虽然掌握语言是进行交际的重要必备条件。此外，语言是思维过程的工具，因为它概括地包含着社会历史的经验和集团的认识，而言语只是所形成思想的直接体现，它表示对当下情景的个体认知结果，语言是把主观的思想变成客观现象的手段，使其成为物质的、他人可接受的内容，言语则使语言中的社会认识打上个体的烙印，使其成为体现灵活的、反映各种事态的思想。两者似乎还是有区别的。这样看来，语言和言语虽然彼此交织、互相转化，但依然可以并且应该分开，并由不同科学来研究。语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将物质地存在于无限言语产品中与观念地存在于个体语言能力中的对象分离出来，建立尽量接近实际语言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以使用它来学习、解释、掌握言语。语言的知识还广泛用于创造文字、确立规范、制定语言文化的政策、制造翻译机器、实施人机对话等等。另一方面，F. de Saussure 所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的言语科学也逐渐形成，言语也正在由对象物变成对象本身。人们逐渐纠正由于它是个人的、一次性的、数量无限的因而也是无系统、无固定对象的认识。言语活动有其自身的实施阶段和步骤，言语行为有其组成要素和结构，言语产品由于功能、体裁、风格不同而分为各种类型。此外，语言要素和语用要素在言语中彼此交互作用，所有这些都构成言语科学的内容。

4.2 语言学发展的两种趋势

在结构主义兴起之后，不少学者都力主只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建立纯粹的、封闭的微观语言学。他们把语言单位及其关系形式化、模式化、规则化、函数化、程序化 进而提出种种结构模式 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体系，使其接近精确科学。他们都认定自己的理论

掌握了现象的本质，但实际上只能说，这些理论抓住复杂变化对象的某些重要的特征。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尽量和言语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和个人的、临时的、偶发的因素相粘连，把涉及生理、物理、主体心理、时空语境等诸方面的问题都划入所谓宏观语言学。这种把对象集中于关系、结构、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日益明显，仅仅借助这种经过高度“提纯”的关系化的知识很难充分解释言语产品，无法全面实施言语行为。近年来的研究事实表明，在上述微观语言学依然持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转向言语、宏观语言问题和语用因素的研究，对语言单位表达层面上物理、生理特征的描写，对内容层面社会、文化因素的探索，依然蓬勃发展。产生了以言语产品为对象的话语（篇章）语言学，以言语活动（行为）为对象的心理语言学。语言现象正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物，形成了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辅助语言学、统计语言学一类交叉学科。正在形成的言语科学正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以求全面揭示言语乃至全部语言现象的实质。正是依靠这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对语言现象的研究，才能庶几逼近它，并对其作近乎全面地理解、整体地把握。言语研究正逐渐取得与语言研究同等的地位，尽管前者必定要把后者的成果作为自己探索的前提和出发点。对这一点估计不足或过分夸大，都是不对的。后一趋势表明，语言学似乎不顾 F. de Saussure 的告诫，向其他的科学敞开了大门。

4.3 语言、言语的划分与外语学习

掌握语言，特别是外语，语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从语言系统取得，径直从教师、工具书学习词语单位的知识、组词造句的规则和语音语调的规范，它的好处是能迅

速、系统、准确地掌握所学外语最本质的部分；二是从言语实践中、从与操该语言者的交往中、从原文作品中获取上述知识，这就要有从言语中辨认摄取语言知识的能力。这样获得的知识不免是零散的，随意性较大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为其费时也是较多的；然而，后一途径的好处却是在自然的语境中，从整体上掌握正在执行功能的语言。这样获得的知识比较生动、扎实、切合实际需要。事实上，任何一种外语教学法都不能主张单纯地走一种途径，只不过有所侧重罢了。前面已经说过，有了语言知识并不等于掌握言语，学习外语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为了具备良好的听、说、写、读能力，还必须掌握诸如有关语用要素、言语行为类型、篇章作品体裁与词语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知识等等。除了上述言语知识外，还应通过系统地训练，培养运用两类知识的能力，形成良好的言语熟巧，培养记忆、语感以及善于模仿、乐于交往一类素质。总之，语言、言语的划分为有分析、有区别对待各类知识，有意识、有成效地进行外语的教和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参 考 文 献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7.
3. N.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序言 //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哈尔滨.1981.
4.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О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Доклад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5.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6.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